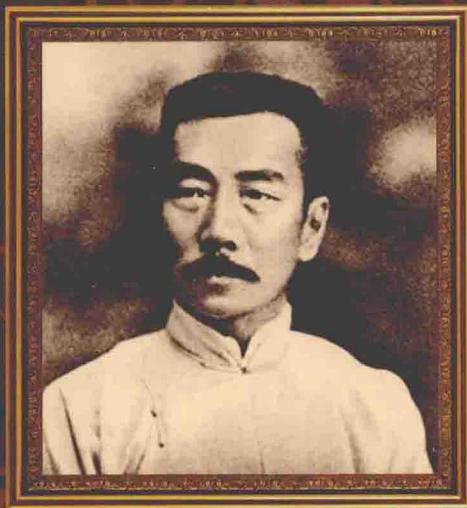


鲁迅 红经典



大

集

鲁迅 著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百年畅销

珍藏经典

国人必读

一生受益

魯迅經典

大
全
集

魯迅著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经典大全集 / 鲁迅著.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2
ISBN 978-7-119-07595-2

I . ①鲁… II . ①鲁… III . ①鲁迅著作—选集
IV . ①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1721 号

总 策 划：杨建峰
项目总策划：王京强
责任 编 辑：王 蕊
装 帧 设 计：松雪图文
责任 印 制：高 峰 苏画眉

鲁迅经典大全集

作 者：鲁 迅
出版发行：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网 址：<http://www.flp.com.cn>
电 话：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990283 (编辑部)
008610-68995852 (发行部) 008610-68996183 (投稿电话)
印 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889mm × 1194mm 1/16
装 别：精
印 张：27.5
字 数：700 千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19-07595-2
定 价：29.80 元

前 言

鲁迅是伟大的，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专制，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在经历了诸多变故后，他弃医从文。鲁迅一生始终关注与思考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志在给予国民根本的疗救，“改变他们的精神”。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艺术创造力，笔耕不辍。一生留下大量著述，并在小说、散文、杂文等各种体裁的创作中，都有自己的创新。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和成熟之作。在这里他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1918年9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奠定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基础，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而《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深刻而细腻（梁实秋）。被誉为“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茅盾），对那个时代下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与批判，以唤醒民众。鲁迅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通过这部作品，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神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如果说《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那么《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给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它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与《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在这些作品中，鲁迅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他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

最能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鲁迅一生写作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6部杂文集。在这16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不同的人物,笔锋驰骋纵横,辞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和难以超越的。

鲁迅这些直面人生、向善求真的作品,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依然不可或缺。相对于时代,鲁迅总是超前的,其作品中蕴藏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值得我们反复研究、深入思考的。为了使读者更透彻地了解鲁迅,编者特别把鲁迅的短篇小说、散文以及杂文的经典篇目重新结集为《鲁迅经典全集》奉献给读者,希望它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目 录

小说卷

呐喊	3	祝福	69
自序	3	在酒楼上	77
狂人日记	6	幸福的家庭	82
孔乙己	11	肥皂	86
药	13	长明灯	91
明天	17	示众	96
一件小事	20	高老夫子	99
头发的故事	22	孤独者	104
风波	25	伤逝	114
故乡	29	弟兄	123
阿Q正传	34	离婚	129
端午节	52	故事新编	134
白光	56	序言	134
兔和猫	59	补天	136
鸭的喜剧	62	奔月	141
社戏	64	铸剑	147
彷徨	69	出关	156

散文诗歌卷

朝花夕拾	163	五猖会	175
小引	163	无常	177
狗·猫·鼠	165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80
阿长与《山海经》	169	父亲的病	182
《二十四孝图》	172	琐记	185

藤野先生	188	哀范君三章	223
范爱农	191	哭范爱农	224
后记	195	桃花	224
野 草	200	人与时	225
题辞	200	他	225
秋夜	201	无题	226
我的失恋	202	赠日本歌人	226
希望	204	湘灵歌	227
雪	205	偶成	227
风筝	206	赠蓬子	227
过客	208	自嘲	228
失掉的好地狱	212	所闻	228
颓败线的颤动	213	无题二首	228
死后	215	赠画师	229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17	题《呐喊》	229
腊叶	219	题《彷徨》	229
淡淡的血痕中	220	悼丁君	230
诗 歌	221	赠人	230
别诸弟三首	221	无题	230
莲蓬人	221	秋夜有感	231
庚子送灶即事	222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231
惜花四律	222	亥年残秋偶作	232
自题小像	223		

杂文卷

坟	235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263
我之节烈观	235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264
娜拉走后怎样	240	即小见大	266
未有天才之前	243	华盖集	267
论雷峰塔的倒掉	245	咬文嚼字	267
春末闲谈	247	青年必读书	269
灯下漫笔	249	忽然想到	270
写在《坟》后面	253	论辩的魂灵	273
热 风	256	牺牲模	274
题记	256	夏三虫	276
所谓“国学”	258	华盖集续编	277
儿歌的“反动”	259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277
“一是之学说”	260	有趣的消息	281
不懂的音译	261	学界的三魂	284

谈皇帝	286	准风月谈	354
“死地”	287	夜颂	354
可惨与可笑	288	偶成	356
记念刘和珍君	289	诗和豫言	357
记谈话	292	“推”的余谈	358
上海通信	295	晨凉漫记	359
而已集	297	“中国文坛的悲观”	360
略论中国人的脸	297	秋夜纪游	361
读书杂谈	299	男人的进化	362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02	文床秋梦	363
再谈香港	309	喝茶	364
卢梭和胃口	312	中国文与中国人	365
文学和出汗	314	青年与老子	366
三闲集	315	花边文学	367
无声的中国	315	“京派”与“海派”	367
在钟楼上	318	北人与南人	369
路	322	过年	370
文坛的掌故	323	古人并不纯厚	371
二心集	325	朋友	37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325	清明时节	373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328	偶感	374
柔石小传	329	知了世界	375
“友邦惊诧”论	330	水性	376
南腔北调集	331	做文章	377
为了忘却的记念	331	趋时和复古	378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36	安贫乐道法	379
关于女人	338	“大雪纷飞”	380
谈金圣叹	339	“莎士比亚”	381
上海的少女	340	读书忌	382
偶成	341	且介亭杂文	383
漫与	342	拿来主义	383
世故三昧	344	难行和不信	385
关于妇女解放	346	忆韦素园君	386
伪自由书	347	忆刘半农君	389
推背图	347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391
内外	349	且介亭杂文二集	393
大观园的人才	350	论讽刺	393
新药	351	“文人相轻”	395
天上地下	352	“京派”和“海派”	396
不求甚解	353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98

什么是“讽刺”？	401	三月的租界	417
论人言可畏	402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419
再论“文人相轻”	404	附 集	421
论毛笔之类	405	文人比较学	421
逃名	406	大小奇迹	422
萧红作《生死场》序	407	女吊	423
且介亭杂文末编	408	集外集	426
我要骗人	408	渡河与引路	426
白莽作《孩儿塔》序	411	《穷人》小引	428
写于深夜里	412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430

小说卷



呐喊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

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

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了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害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是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